

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》大意簡介。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！我們這堂課接著來學習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》大意簡介，我們昨天學習到「丙、本經大意」，這個大意下面還有一段，我們大概講一下。「仁王法語蔣公開示」，請看下面這個表解，也是分為六小段。「現代國家生命，由教育經濟武力構成」，這一段是講現在國家，一個國家的命脈由教育、經濟、武力這個結構來成立的。在教育、經濟、武力（現在講科技）構成一個國家，在這個結構當中教育是最根本、最重要的。所以下面這一段就給我們講，「教育是一切事業的根本，是經濟武力總樞紐」。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沒有教育，一切的事業就好像沒有根本。沒有根本，我們用花來比喻，我們就可以體會。花如果它長在泥土，它有根、有本，縱然到冬天枯萎了，到明年春天它還會生長，因為它有這個根在。如果是花瓶的花，它沒有根，插在花瓶裡面很好看，幾天就枯萎，也就沒有了。我們用花瓶的花跟泥土裡面有根的花來形容比喻教育，一個國家如果有教育，就好像它有根、有本，縱然現在還沒有開花結果，但是將來會再開花、會再結果。如果是花瓶的花，那就沒有了，這個花枯萎，也就永遠不會再開花了。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們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教育。教育我們前面大概學習過了，現在學校大學跟中國講的教育，它那個概念是不一樣，性質上也不一樣。現在的學校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他也講一個比較符合現代學校性質的名稱，他老人家講，現在大學、研究所是「高

級知識科學技術傳習所」。我們聽到他老人家講這個名稱，再想一想，再對照對照，的確是這樣沒有錯，是高級知識科學技術的傳習所。現在的人，不管在國內國外學的大學，都是學這個，這一科在儒家傳統教學是第四科，最末一科的。儒家的教學它是四科，第一個「德行」，第二「言語」，第三「政事」，第四「文學」。德行是最根本的，第二科就是言語，學習講話，語言、文字，第三科是政事，政就是管理眾人之事。管理眾人之事不一定說你當官，像李師公雪廬老人他講，你在家裡有三個人，你是家長，你要管這個家，這三個人服不服你？他就講三個人就好了，這三個人他聽不聽你的。國父孫中山先生講，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叫做政治。所以這個廣義的來講就不限於說當官的，在政府部門當官、當首長、當領導的，當然那個是政事；你一個公司，團體行號，一個家庭的家長，管一家，乃至我們寺院道場，一個團體，現在我們說淨宗學會，是一個團體，有這些人就有這些事，要去管理就是政事，你怎麼管，這個都沒有學習。學習的標準，儒家的《論語》、四書五經，自古以來以四書的《論語》，它是一個重點，講政事的很多，怎麼跟人相處，這個就是傳統的文化教育。所以早上跟大家大概報告李師公的《論語講記》，他說你管一家三個人，你一個小商店，你不學這個肯定你就管不好，管不好問題就很多，很難處理。

現在整個世界也是管不好，所以現在世界很亂。如果不響應湯恩比教授在七〇年代提出來的這個概念，這個世界是會愈來愈不和平，不可能有和平的。湯恩比教授講，二十一世紀世界上，社會要恢復秩序，必須提倡孔孟學說以及大乘佛法。我們李師公雪廬老人，他外儒內佛，他外面用儒家，內心學佛，外儒內佛。早上跟大家報告我三十一年前的往事，那一次果清律師也去了，果清律師還沒有出家，他大學畢業就去台中蓮社學經，經學班學了兩年。那時候

八個學生，八個學生只有他一個出家。我聽到李師公給他講，他看到他出家了，他說你學佛我學儒，他說他學儒，因為他是在家的身分。我們有儒家、道家的基礎，再來學佛，再來念佛，的確就能成就。現在我們就缺乏這個，在佛法裡面又沒有小乘教的基礎，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學大乘教，這個就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，原因就在這裡。

所以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《弟子規》。昨天台北我們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教育學會張祕書長，傳一個陳大惠老師他有去訪問謝總的一個光碟，這是可以說補充的來說明他這個光盤教學，還有他在那邊做的一些點點滴滴的事。我現在在台北，我先辦一天的，怕一下子辦七天的，坐在那邊大家都打瞌睡，先辦一天的。一天就是大概聽「人是教得好的」，它有四集，四集先聽一天，大家聽了有興趣再來報名參加七天的，我用這個漸進式的。七天有深入的，往後再來辦二十一天的，那又進階了。這個光盤教學，我也建議大家，盡量平常有時間可以用這個方式，這個方式可以選擇一個假期，在一個比較清淨的地方。像謝總他那個地方靠山，它也是鄉下，我去年去過一次，去年去那邊附近一個寺院做法會，我就先去那邊參觀，靠山，是鄉下。所以辦這個七天的教學，鄉下、山上是最好的，雖然去一趟路比較遠一點，但是你去不是說當天來回，去就是住個七天，然後再回來，這個影響就不大。像大家這一次來這裡，住在這裡也是鄉下，你要出去市區，要到東京逛一逛再回來，算一算最少要四個小時，你想一想算了吧，還是待在這裡。如果十五分鐘可以來回，恐怕今天講經我就剩下錄影機，就錄影機陪伴我，因為大家都去逛街了。好在這裡不方便，要出去，想一想太麻煩了，還是忍耐一點，坐在這裡跟悟道法師耗時間。

像這樣的環境，謝總他就是這樣辦的，大家就是在那邊，一開

始去心不甘情不願，心情不好、臉色不好，又有受騙的感覺，心裡是五味雜陳，但是一個星期下來他感到受用了。這個受用，根據我以前聽經，聽我們淨老和尚講倓虛老法師，他在生的時候，在香港主持佛七，他有講佛七開示，在這個佛七開示當中倓虛老法師他就講，他說打佛七最得力的是當中的三天，就是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這三天是最得力的。第一天、第二天剛剛去參加佛七，這個心都還沒有沉靜下來，到第三天就進入狀況了，這是進入狀況了，三、四、五這三天真的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，這三天的效果是最好，到第六天、第七天，佛七快圓滿了，想到什麼事情要處理，如果遠路來的要坐哪一班車，開始在想這些事情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說倓虛老法師講這個很有道理，三、四、五那三天是最得力的，前面兩天心還沒有靜下來，後面兩天想到快圓滿了，後面有什麼事情要做。

學習這個東西，我以前看怎麼去做學問，我在家的時候，三十幾年前就看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，那個時候看也看不懂。《彙編》印光大師是很推崇的，早期圖書館就有印，因為《彙編》引出很多修學、修養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的一些心法。我有看到一段，看也看不懂，因為也沒讀文言，那些都是文言，看得真的是似懂非懂。我看到一段，說「人能收攝浮氣，遇親便能孝，遇善便能果，遇辱便能忍」。什麼叫浮氣？也不知道什麼叫浮氣，怎麼叫收攝浮氣？又不敢問，以前問都是挨罵的。我出家的時候，有一次去問師父（因為之前出家，師父就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然後到圖書館，那個環境不一樣），我就請問師父怎麼持戒。不但沒答案，被罵一頓，罵一頓說你要學戒，我就送你到美國跟妙境法師學，現在沒有人懂得戒。後來講一講，一句阿彌陀佛就是戒。再接著講，你要學戒，蓮池大師《自知錄》，那個就是戒。我就不敢再問下去。後來有

很多問題就不敢問，就自己去參，看看會不會開悟，參了很久還是沒悟。

我們師父這十幾年來他也有講，他說遇到章嘉大師，然後請教他，佛法這麼好，有什麼方法可以馬上入進去。大師不回答他，就跟他面對面看了半個小時。當時他年輕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大概跟我一樣莫名其妙，怎麼問一個問題想那麼久？半個小時才給他說一個字，說「有」。他說有還不是說得很快，不像我說的這麼快，是慢慢的，有，這樣。有，他就豎起耳朵要聽，有是什麼？趕快講，心裡反應就是這樣。又停下來了，又停七、八分鐘，又沒有了，有下面又沒有了。後來停了七、八分鐘再給他講，「看得破、放得下」。他講話很慢，音比較長，他聽就這六個字。六個字，師父又講了，看得破放得下，怎麼修？從哪裡下手？又問這個問題。又停了七、八分鐘，講了兩個字，「布施」。布施就是從少，一點一滴的去布施。他要離開，章嘉大師送他到門口，拍拍他的肩膀：今天給你講這六個字，你修六年，一個字修一年，從布施修。沒有錢。他說：一毛、一塊有沒有？有。有，就從一毛、一塊去布施。

他現在講，章嘉大師為什麼當時是這樣的？他現在明白了，原來年輕的時候心浮氣躁，心浮氣躁你跟他講東西他吸收不進去，耳邊風，一聽就過了，印象不深刻。所以當他心整個沉靜下來跟他講，他感受到了。最近師父講經就常常講這個，他講做學問不能心浮氣躁，心浮氣躁你講東西他吸收不到的，你要讓他心平氣和，你給他講他才有受用。他心浮氣躁，你給他講沒有用的，你講他沒有聽進去，因為他心裡在想其他的事情。我跟人家講，現在我也慢慢明白了，我有時候非常熱心，唯恐對方不知道，一直講，但是後來看一看，他好像一句也沒聽進去。這就發現，當一個人他心還沒有沉靜下來，你給他講他沒有受用的。所以昨天我看了網路上那個陳大

惠老師去訪問謝總，謝總他辦這個班得到效果，我一聽到他說收手機我就明白了。昨天陳大惠老師訪問他，謝總講：關鍵這個心要靜下來。這一句是重點，心要靜下來。心沒有靜下來，心一直動，你給他講他吸收不到。大家心有沒有靜下來？我現在在練這個，心靜下來。所以大家留下來，心就要靜下來，就要安頓下來、安靜下來，不要在這邊坐著，在想：老和尚去那邊好好玩，我都沒機會去，好無奈坐在這裡。我在這邊講了半天，不過還有網路，網路有人在聽。我就是不去，我這樣捨命陪君子，你們心還要動嗎？不然我爭取要去，我也可以去，是不是這樣？師父叫我留下來代替他講，就要依教奉行，我就要把心安靜下來，我就不去想那些事情，這樣我們大家在這裡才能學到一點東西。學什麼？學個心平氣和，學謝總那個光碟（光盤）教學，靜下來。

我們再看看古人，因為我們師父親近章嘉大師是坐半個小時。二〇〇一年陳曉旭在的時候，請我去拍雲谷禪師。我說我是法師，怎麼會拍戲？她說沒關係，我教你。我說這個教不會吧？拍一拍，然後拿給師父看，師父說不像雲谷禪師，看了還是像悟道法師，不是雲谷禪師。後來我就給陳曉旭講，妳還是找一個專業演員，找一個比較老的。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比較年輕一點，雲谷禪師比較老，又有長鬍子的，找我去大概不像。我就想到《了凡四訓》，師父跟章嘉大師坐半個小時才講一個字，大家都讀過《了凡四訓》，了凡跟雲谷禪師面對面坐多久？三天三夜，那不是半個小時。如果我現在在這裡跟大家坐三天三夜，大家都跑光了，不然就在那邊趴著睡覺。你看，袁了凡他也不是有禪定功夫，他也是一個凡夫，他只是命被人家算定了，沒什麼好想的，沒有想頭了，不想了，所以他能夠跟雲谷禪師在棲霞山中面對面坐三天三夜。見雲谷禪師不是一見就講話的，雲谷禪師丟個蒲團給他，坐下來，兩個就坐在那邊，那

是什麼？心靜下來。所以昨天我聽謝總講心要靜下來，關鍵要靜下來，我明白了，一個收手機，一個是心靜下來，你這樣教學它才有效果。

所以我現在明白《感應篇》它講的意思，「人能收攝浮氣」，一個人能夠收攝心浮氣躁，讓這個心回歸到心平氣和，心靜下來。「遇善便能果」，遇到善事你就不會有懷疑的，很果決的去做這個善事，不會再想東想西，因為你智慧開了。「遇親便能孝」，你才能真正做到孝親。「遇辱便能忍」，受到人家侮辱，他能夠安然忍受，因為他心平氣和，就不容易動怒。為什麼我們人容易動怒？心浮氣躁，心浮氣躁就容易發脾氣，一點點小事他就容易動怒，發脾氣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後面講的張畏嚴先生，考試沒考上，罵那個考試官說「眯目」，說眼睛瞎了，我文章這麼好，竟然沒有給我錄取。旁邊一個道人，一個道家修道的在笑。他看到道人在笑，轉過來去恨那個道人，他說你笑什麼？我講的有什麼不對？那個道人講，你那個文章肯定不好。他就更氣了，你沒有看到我的文章，你怎麼知道我的文章不好？道人就跟他講，作文貴在心平氣和，我看你心浮氣躁，這麼容易動怒，你肯定文章寫出來不好。畢竟他是讀聖賢書的人，讀聖賢書的人雖然他修行修得不到位，但是他有這個概念，知道這個人講的有道理，他服了，接受他指導。接受這個道人指導，他把自己那個習氣改過來，後來再去考就中了。

所以，收手機，靜下來，我們有一個階段性，譬如說打佛七，打佛七的效果要好也是要這樣的，手機要收起來。現在我在大陸做法會、打佛七，那個佛堂裡面手機這邊響、那邊響，你說他怎麼能收到效果？佛門安排這個剋期取證，階段性的修學，就是因為平常你沒有時間，干擾很多，才要安排一個時段靜下心來修。如果安排這個時段，你不靜下心來修，你安排這個時段也就沒有意義了。所

以不能放下這些，只能打結緣的佛七，反正結結緣，好像做法會這樣，熱鬧熱鬧，結結緣，湊熱鬧的會比較多，真正要修的會比較少。

實在講，跟大家講真心話，像我們這樣的場所，像我們這些人就是法緣殊勝。實在講，我本來想用下面的，下面因為它都有桌子，我們人不多的話，每個人有一張桌子，又可以放經本，你要寫一寫筆記也可以，也很方便，也很舒服，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優質的學習效果。所以我們學習人不多，這個質量會比較好，人一多，連空氣都不好。像我們這個空間，這些人就剛剛好，也非常殊勝的。

這是講到教育，什麼叫教育？教什麼？我們現在關鍵要抓住，就是謝總講的心要靜下來，謝總他自己本身得到好處就是這裡得力的。你心靜不下來，一直心外求法，心一直往外跑，你心都收不回來，你心收不回來肯定是心浮氣躁、妄念紛飛，學什麼東西都學不好。所以教育教這個。現在的教育沒有教這個，現在教小孩是唯恐他心浮氣躁還不夠，還要加強，去學習西洋蹦蹦跳跳的。李師公在講《論語講記》講，去學西洋那個蹦蹦跳跳的，好像孫猴子一樣。孫猴子大家知道嗎？孫悟空，就蹦蹦跳跳的。心猿意馬，那就學不到真實的學問。

所以教育，現在謝總這種實驗大家多看看。我今天去老和尚的客廳，看到他有一疊陳大惠老師那邊，「聖賢教育全球同學網」做的「人是教得好的」，我有給它請了一套。這個我們可以去給它買，他們有在賣，我們可以去買一些來結緣。應該在廣東那邊可以買得到，大部分都在廣東那邊做的。我覺得這套值得推廣，大家多看看。這個教育大家都可以發心做，因為這個要普及，不是說哪個地方做。淨老和尚勸大家去看，主要是說你看了之後，你回到你自己



住的地方，你那邊也要做。不是大家湊熱鬧，去那邊擠，去那邊看。去那邊學，看人家怎麼做，我們學會了，把這一套也帶到我們住的地方去。大家可以思考這個問題。特別有假期，一天、二天的也好，現在台北在市區裡面通車方便，就一天的，早上來下午回去，中午我們提供午餐。昨天台北發給我，這次有八十幾個去聽一天的。他們想再加陳大惠老師訪問謝總這個，它的內容也滿豐富的，建議大家看看。我有請了一套，明天中午，這邊不知道有沒有那個機器，那個播放光碟的機器？如果有大家可以看看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，這是講教育是一切事業的根本，是經濟武力的總樞紐。「教育不僅教以科學技能，更予以一切精神訓練」。精神訓練就是現在講的這些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不然你訓練什麼？現在的人偏重學科學技能，他不偏重精神方面的。精神訓練就是我們傳統文化講修心養性。我們一定，中國人你對自己傳統優良的文化沒有學習，沒有得到好處，對自己的民族你就喪失自信心，總覺得外國都比我們好，我們都不如外國，你的心態一定是這樣的。心態這樣，你就自己瞧不起自己，你自己瞧不起自己，當然外國人瞧不起你，因為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，誰會瞧得起你？所以外國人瞧不起中國人，我們自己要檢討，你自己中國人就瞧不起自己，是不是這樣？

我在這裡向老和尚學習，我學了四十六年，四十六年不是短時間，看他老人家點點滴滴表演給我看的。我看他走出國際，他都對自己中國這種傳統文化充滿了自信心。現在我們中國很多人覺得說，不會講英文、不會講日語就會被人家瞧不起，我看老和尚也都不會講，好像人家對他都滿尊敬的。英國女王還授他一個勳章，英國女王沒有說你不會講英語不給你，好像不是這樣的。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？是你自己瞧不起自己，不是人家瞧不起你。你自己先瞧

不起自己，自己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沒有信心，當然人家瞧不起你，你自己先瞧不起自己，喪失民族自信心。老和尚出去國際，我一直跟在他老人家旁邊看，他沒有講英語，他也不會覺得說自己很可恥，矮了半截，也沒有這樣，反而人家對他尊敬。所以我在學這一點。現在老和尚叫我去英國，人家以為我去學英文，我說不是，老和尚是叫我去學中文，去英國學中文。以前我在圖書館，二十幾年前，有一次被師父講，說我不認識字。我說我是沒有讀什麼書，但是還認得幾個字吧？說我不認識字，怎麼說我不認識字？後來他老人就給我講，六書怎麼講。什麼叫六書，我從來沒去想那個問題，反正這個字能看、能讀、能寫就好了。他給我講那些文字學，「一」這個字怎麼來的，「一」有幾種講法，一問我是啞口無言。所以他告訴我什麼叫認識字，這個字怎麼由來，它有幾種講法，它的演變，它是屬於六書哪一書。後來我終於明白我真的不認識字，我承認不認識字。我想中國人都不認識中國字，學什麼外文？很慚愧。所以我現在去英國，要先把中國字學會才能去學外國字，才有資格去學。我們老和尚生活上點點滴滴都是在教學（這個叫教學），教我們怎麼去學習。

下面一段講，「教育最要緊的精神，貴在實行，不尚空談」。這點很重要，教育最要緊的精神就是貴在於你能夠去實行，不是空談，如果空談，教育就落空了。現在謝總、陳大惠老師他們製作這個節目很好。陳大惠老師他以前是中央電視台的，這個他很專業，他製作出來，我覺得是不錯的，大家可以多看，你會增長民族自信心，我們在國際上才能抬得起頭來，不然我們看到外國人都這樣，抬不起頭來。這個要多學習、多了解。

再看下面，「進取強毅團結力行的教育才是救國的教育」。這講到救國了，這是很嚴肅的一個課題。怎麼樣去救國？教育救國。

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自己國家傳統的文化失去信心，是這個國家很大的危機。自己國家好的東西不要了，學外國的又學不像，又學得四不像，中不中西不西的，當然樣樣不如人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現在推廣中華傳統文化，真的是不但救國，是救世界的，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。最後一小段，「同心一德百折不回無我無私，堅忍果毅奮鬥到底。」這一段我們老和尚也一生表演給我們看，都是無私的奉獻。堅忍果毅，果是果決，毅是毅力，奮鬥到底，百折不回，遇到種種的挫折不會退轉。這些都是我們要學習的一個地方。

我們再看「丁、結願」，總結發的願。我們看下面，「願—弘佛教啟正智—能護」。這個願是什麼？就是發願，我們佛門講發願；在儒家講立志，你立定志願。人生沒有立定一個志願，他人生就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這樣的人生就非常苦，非常痛苦。有了願就有方向、有目標，我們努力朝這個方向目標去精進，這一生就有成就。我們的願是弘揚佛陀教育，啟發正智，啟發大眾的正智，就是正確的智慧，我們一般講正知正見，啟發正智。有了智慧才能夠護持國家、護持佛法，如果沒有智慧，人都想錯、說錯、做錯，你怎麼護國？這個問題很大。

今年三月我到台灣高雄去做祭祖繫念法會，台灣，特別是南部的這些居民，最近這些年都有一個口號，都強調愛台灣，講這個口號當然大家聽了會很動心。譬如你住在日本，你說愛日本，住在日本的人聽了他就心裡會很歡喜。住在台灣的人說愛台灣，當然，我們自己住的地方當然要愛護，這是人之常情。當然要愛，不但要愛台灣，還要愛大陸，還要愛日本，還要愛全世界；我們學佛的人不只這個娑婆世界，還要愛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，統統要愛。講出這個口號，到底你做的是在愛台灣還是在害台灣？在害台灣他也說在愛台灣，有一些人他也搞不清楚。為什麼搞不清楚？沒智慧。前

面講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，連利害得失他都沒有能力去分辨，錯當作對的，對當作錯的，這就對國家社會、對家庭有損害。人人有正智，他能夠明辨。所以儒家做學問，博學、慎思、審問、明辨、篤行。沒有這些智慧，往往你做出來的事情，就像《了凡四訓》裡講的，心是好心，想要做一點好事，但是發的好心，事情做錯了，做錯就害人，那就不對了。所以弘揚佛陀教育啟發正智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說這個教育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這樣才能護國、護人，我們佛教講護法，當護法的沒有智慧你怎麼護？往往把那個錯誤的當作正確的，護錯了，得到的果報是自害害他。

下面講，「建宗廟固根本，倡文言同堂室一所護。」所護就是你所護的對象，你所要護的是什麼？建宗廟固根本，宗廟就是我們過去每一姓都有祠堂，建宗廟。現在祠堂很少了，還有少數，過去每一姓它都有它的祠堂。祠堂每一年固定要祭祠，要祭拜祖先，祭拜祖先凝聚大家的力量，親友彼此才能夠交流。所以祭祠的節日到，親友大家要回去祖廟去拜。現在這個沒有了，這個沒有，你有親戚，平常沒有往來，可能在路上碰到你不認識，不知道這個人是你親戚，不知道。

在十年前我去美國西雅圖淨宗學會，我有一個親戚。西雅圖淨宗學會一九九七年我們老和尚叫我去擔任會長，我是第一任會長，後來台北道場很忙，就交給趙居士，他去當會長。過了一些年，好像二〇〇五年我再去，他請了一個副會長，也是我們台灣移民過去的，他的同修（他的太太）姓鄭。有一天就帶我去他們別墅去喝茶，美國西雅圖住的環境是滿舒服的，空間也大，空氣也好，他那個別墅也很大。去喝茶，然後就講，她說她姓鄭，我說我母親也姓鄭。我說妳是哪裡人？她給我講是台灣台北汐止。我說我母親就是汐止的人，汐止有一個鄭姓的家族很大，姓鄭的。剛好有一個我母親

那邊的親屬他很發心，為我們姓鄭的這個家族做族譜，一代一代，清朝從漳洲、泉洲移民到台灣，經過他發心來做這個族譜，做出來就像我們這個科判表解一樣，就像這樣做，做到現代。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大哥、大嫂的名字，大哥兒子、女兒的名字都列下去；我二哥沒結婚，單身一個；我三哥、三嫂、兒子的名字；我沒有結婚，出家了，他就註明出家，我那個族譜他註明出家；我弟弟，他的太太叫什麼名字，兒子叫什麼，女兒叫什麼，他列得真的像表解這樣列得很清楚。我剛好帶去美國，我就拿出來給她看，我說妳是不是在裡面？她看了一眼，是。我說那我們是親戚，妳是我母親娘家這邊的親戚。她說對，以前我們一年都回去聚餐一次。以前老人在，有個凝聚力，到時候要回來拜祖先，大家要聚在一起，大家聚餐吃一吃，彼此大家交流交流，知道你叫什麼，你跟他什麼關係，你現在在哪裡，從事什麼事業，大家彼此認識，這樣這個家族它就能夠凝聚團結在一起，很自然的。

後來他們移民到美國，很可憐，很有錢但很可憐，她的先生突然往生了，二〇〇八年突然往生了，兩個兒子都沒有跟她住在一起，連打個電話都沒有。後來那個趙會長就給她講（她說她先生在世的時候都依賴她先生，她也不會開車去銀行什麼，都是她先生弄，她先生一下子往生了，她兒子又不回來，她自己又不會開車，在美國沒有車就等於沒腳一樣），趙會長說，恐怕妳往生了人家都不知道，妳趕快回汐止去找悟道法師，叫她來找我。她想一想也有道理，所以回來，回到汐止我就請我弟弟幫她租個房子，現在常常上雙溪去做三時繫念。我說有什麼問題跟我弟弟聯繫，我們這邊都有同修。現在回來了。最近去山上做三時繫念遇到我，她說我兩個兒子三年我們沒有通過電話。她給我講得好像很放得下，其實我看她心裡很難過，要哭沒有眼淚。她說我知道他們很好，他們也知道我很

好。我說很好沒有錯，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說妳現在要哭沒有眼淚，我看她講得就哽咽了。你想一想，親生的兒子三年沒有打一通電話，換作你做母親，你做何感想？這個就是教育有問題。

好，這一節時間到了。我又講來講去都會講一些題外話，但是題外話也是實際上的事情，或許對大家思考上有幫助。我們休息一下，下一堂課再繼續來學習，我們下課。